

心愿

□邹文川

去县城的路上,天空下起小雨。父亲的面孔随着大巴车的摇晃,断断续续地映在落了雨珠的窗户上面。借着去县城办事儿的空,我计划请父亲下次馆子。

父亲今年 51 岁了,我请他下馆子,却是头一回。

或许是因为除夕刚过没两天,许多饭馆还没营业。我和父亲一路走着,一路唠着。当寒气已渗透全身,我依然没有找到一个可以比得上当年那个蒸饺馆的饭店。

那是积存于我内心多年的一个心愿。

我在县城读初一的那个夏天,父亲进城办事,顺道去看我。街上,骄阳如火。

到饭点了,我们准备寻个吃饭的地儿。其实就在校门口不远处,就有一家蒸饺馆,装修讲究,木质地板、玻璃大门,还有空调。我和父亲站在门口看了

几眼,便心有灵犀似地继续往前走。

后来,我们走进城北的一家小饭馆,父亲替我付了一份饭钱以后就独自离开了。他身上被汗水浸湿的衬衣还未来得及让风扇吹干。

“我不饿,还有事。”临走前,他对我说。

透过饭菜的热气,我望着父亲的背影在骄阳下远去,眼眶湿润了。

那些年,母亲多病,我和姐姐又在外求学,整个家庭单靠父亲支撑着。他节约惯了,也苦惯了,自然舍不得请自己去饭馆吃饭,哪怕那是一家收费并不高的路边小饭馆。

奔波了一上午,到了饭点却说自己不饿,个中滋味,我懂。我欠父亲一顿饭,却又一定远远不止一顿饭。

请他下馆子好好吃一顿的心愿,大抵就是从那时候就有了的。后来,我将这个心愿从初中带上了高中,又从校园带去了北疆军营,再后来,又带上了被

人们称之为“生命禁区”的喀喇昆仑驻训场。

如今,时隔多年,我庆幸总算是等来了这个了却心愿的机会。一路上,我偷偷四处张望,想寻找到一家起码能和当年那家蒸饺馆相媲美的饭馆。

可当我拒绝掉好几个早餐店时,父亲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开始不断地催促我,说他自己在哪里吃都可以,叫我赶紧去办自己的事儿。后来,我们走到一家极不起眼的快餐店门口时,父亲就再也不挪脚了。

我知道那个店,开了许多年了。读书的时候我在那吃过,大概是几块钱管吃饱,但味道的确不怎么样。

父亲说:“就这挺好的”。他一边说,一边往里进,还一边催促着我赶紧去办事儿。

望着那黑漆漆的门面,我终究是没能拗过他,给他点了一份快餐加一两酒,一共十块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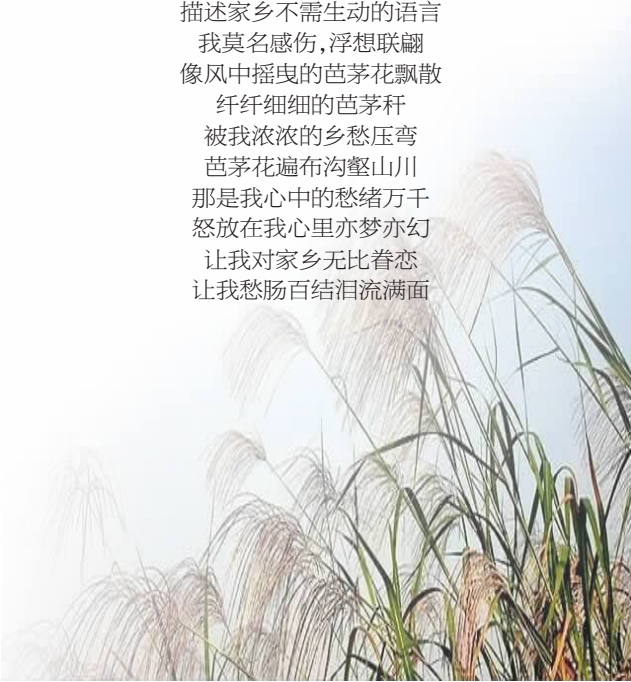
心中有片芭茅花

□骆相彩

芭茅花遍野满山
那是我永远的思念
白茫茫一片如雾似烟
如我的心事肆意泛滥
我的爱在风声中缠绵
情意在芭茅花丛中流连
一抹斜阳在晚风中凋残
那一隅桑梓乡田
我父兄姊妹血脉相传
芭茅从此与我结下情缘
白色絮儿何以如此纷繁

伫立那如雪的芭茅花前
我不禁泪水涟涟
也曾乡音依然
暮霭中袅袅炊烟驻足顾盼
祖祖辈辈生息繁衍
孕育出一方故土家园
我的思绪在蔓延
一如芭茅花在山坡开遍
模糊了我双眸泪眼
老屋那瘦削剥蚀的容颜
让我经年累月梦绕魂牵

徜徉芭茅花丛间
描述家乡不需生动的语言
我莫名感伤,浮想联翩
像风中摇曳的芭茅花飘散
纤纤细细的芭茅秆
被我浓浓的乡愁压弯
芭茅花遍布沟壑山川
那是我心中的愁绪万千
怒放在我心里亦梦亦幻
让我对家乡无比眷恋
让我愁肠百结泪流满面



游酉阳桃花源

□朱永礼

好山好水好桑田,
早羨桃源访洞天。
秘径犹通尘世处,
轻舟直到彩云边。
打开花雨三千幕,
穿越时光一万年。
当下莫愁身是客,
此心已结酉阳缘。



第 994 期

小荷才露尖尖角

陈碧生摄

在这句话里读懂龚滩

□戚玉龙

龚滩古镇,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艺术小镇,得益于 20 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吴冠中先生来到龚滩,创作了一系列作品和一篇散文。

今天,我想从一句话来说龚滩,也就是我们早已熟知的龚滩宣传语:是唐街,是宋城,是爷爷奶奶的家。

这句话出自吴冠中先生写的一篇散文《风光风情说乌江》,当时,我初到龚滩,就被这句话吸引了。我问同行的朋友,这句话出自哪里?她说不清楚,反正来龚滩的人只知道有这句话,也知道是吴冠中说的。

后来我特意去了重庆图书馆,在过

刊室查询了 1985 年的《人民文学》杂志。终于查到了,我很激动,当时的心情一点都不亚于发现他的艺术作品《老街》。

我回到龚滩,第一时间整理出电子版来,给很多人分享,包括《重庆民盟》刊物,该刊特意刊发了我的这一发现,并附《风光风情说乌江》全文。

从此以后,每当有人谈及吴冠中先生与龚滩,我就会将这句话的出处做一个详细介绍。

我如此看重这句话,是因为他高屋建瓴地指出了龚滩的文化乡愁,就是爷爷奶奶的家。同时借用唐街宋城,将千年古镇的历史写清楚了,言简意赅,立

意高远。

如果咬文嚼字的话,很多人都会嗤之以鼻。故而我经常力图将这句话用通俗的语言普及给更多的人。我认为,这句话让龚滩有了魂。

我们一直在谈论千年古镇,唯一能够提供的就是用一句话去打动人心,深入人心。而吴冠中先生曾用一篇文章,解读了龚滩,其中的这句话,足够让龚滩的文化内核呈现给游人。

这句话,不只是通过文字来看龚滩,还要通过《老街》的文字解读,相互关照,就会更好地了解龚滩,也可以填补《老街》画作留给观众的空白。

我们在看这幅画作时,总是通过技法、思想去揣摩画家的意图,其实,《老街》可以退后了看,从它自身的文化构成上,理解那句话的含义。

有一次,我在纪念馆给游客分享这句话时,有人就说还可以更简练,直接不要前面的唐街、宋城,就说龚滩是爷爷奶奶的家。还给出了一个他的理由:龚滩是武陵山区的小镇,算不得唐街,更不能构成宋城的规模。然后别人也跟

着附议。

我等他们说完了,就用一句话解释:吴冠中先生是艺术家,不是建筑师,他不会去丈量龚滩的规模大小,也不去考究建筑的风格,他是用艺术的眼光,作家的文笔,引申出历史的跨度,用概括的文字表达了千年龚滩的历史,再在此基础上,表达了一个艺术家眼中的乡愁,她也是爷爷奶奶的家。

我们去解读一句话,不能只看字面意思,要去解读他引申出的含义,那么,唐街宋城,就是跨越千年的历史积淀,爷爷奶奶的家,就是一份不断的文化乡愁。

吴冠中先生当时在龚滩,就是感受到古镇上的那种烟火气,那种悠然自得的隐逸,那种陶然忘机的坦然,那种纯粹的文化乡愁。

再反观他的画作《老街》,你会发现,沉重的色调里,全是乡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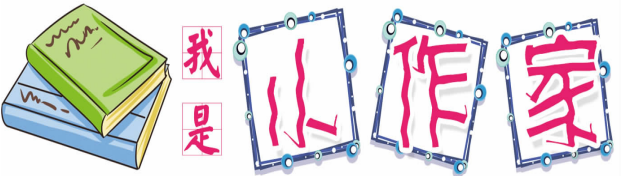
没有一句话是孤立的,也没有一幅画是无意义的。他对龚滩的艺术情缘,就是通过这句话,这幅画,做了最好的解读。

这也是我深入体验龚滩之后,决定定居于此,深入研究和解读吴冠中先生的作品,通过画作和文字,更深入体验那份对龚滩的情感。

这种传承,是自然而然的,这也是民盟人的归属感、向心力、凝聚力。

作为一名民盟盟员,在先贤面前,始终是一种虔诚的态度,向先贤学习。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这句话,留住了龚滩的魂。



主办:县融媒体中心 县作家协会

迟暮的等待

□谭瑛娟

余晖散落在林子深处的老屋前
遗留下一抹固执等待的身影
风铃击荡出悦耳的声音

湿漉漉的空气是大自然的馈赠
洗尽铅华过后的树木在悄悄发芽
老人佝偻着背,盘坐在屋檐下

时光定格在杯中茶,漾起波纹的刹那
沉淀出碧波万顷的安然
早已不再执着于生死
也不再怀念过往……

只愿把每个清晨都过成迟暮
承受不住失望
便不给自己留丁点儿希望

嫩芽上挂着清露
平常的暖意就是——
在抬眸时,天空也刚好湛蓝

